

两类不同标记性的英语反义词

张建理

(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外语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关键词】语义学;语义标记;无标记项

【摘要】文献中经常提到层级性反义词和关系对立词的语义标记性。本文分析这种特性的两种状态:有标记性与无标记性,以及这种特性在这两类词中的体现,着重指出:语义标记是一个程度变量,在常态下,反义词的标记性大于关系对立词的标记程度。文中还就这种差别给出了功能上的解释。

【中图分类号】H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xxx-xxxx(1999)02-0066-05

English Antonym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Markedness

ZHANG Jian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Key words: semantics; semantic markedness; unmarked term

Abstract: Mention is often made in the literature of markedness in gradable antonyms and relational opposites. This paper attempt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two states of this concept: markedness and unmarkedness and their realization in these two types of opposit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emantic markedness is a variable and that under the normal conditions the degrees of markedness in gradable antonyms a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relational opposites. This difference is then given a functional explanation.

标记性(markedness)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均有描写作用。在语义层次上,标记概念常用来解释反义词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并据此区分出不同的反义词类。这种语义标记性有其独到之处,本文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标记性首先运用在音素分析中。据认为,寻常有最小区别性特征的音素在一定的语境中它们的区别会消失(例如,在英语中/b/和/p/的对立在/s/后的位置上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和(Neutralization)。在中和性语境中,唯一能出现的那个音素(在上述例子中是/p/)叫作无标记项,而在寻常情况下与之对立,在中和性语境中不出现的音素(在上述例子中是/b/)叫作标记项。^[1]

这里有必要就标记性区别其功能及其语言实现手段。凡音素均有其区别性特征,产生(有)标记性功能。而在一定的语境中,某些音素的标记性可以被中和而呈无标记性,这种特性代表对立双方的功能,或者说被中和了的功能包含原先对立的功能。一个无标记项是实现上述两种功能(即一般的标记性和中和的无标记性)的手段,而标记项则代表在一般语境中功能同上无标记对立并且中和不了的功能。从语言实体的分布来看,无标记项要比与其对立的(有)标记项要广一些,因为前者在额外实现无标记功能时所占的“地盘”是后者所没有的。

【收稿日期】1999-02-05

【作者简介】张建理(1953-),男,上海人,浙江大学外语系英语副教授,从事语义学、语用学、篇章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在论述语义标记^①时,学者们^[2]常谈论两类意义反对词:反义形容词(如:tall:short; old:young)和反义名词(如:dog:bitch; cow:bull)。“tall”和“old”分别有明确的词义:“高”和“老”,不是“矮”和“年轻”:

He is tall/old, not short/young.

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它们寻常的标记性会得到中和,而使它们的词义改变为表达对立双方所共指的一种中性品质:

How tall/old is he? (= What is his height/age?)

上述词对的左项分别为无标记项,而右项的意义不会被中和,因此是(有)标记项。与此相类似,“dog”和“cow”除表示“雄狗”和“母牛”之外,还可以有概括雌雄对立的上义词词义——“狗”和“牛”:

These are dogs, not cows. (这些是狗,而不是牛。)

因此“dog”和“cow”均为无标记项,而“bitch”和“bull”均只有具体义,因此是有标记项。

二

上述这两类词确实都牵涉到标记性概念。但是撇开它们不同的句法功能、不同的指称不谈,这两类词在表现语义标记性时也有诸多不同。

先前所称的反义形容词一般术语称作反义词(Antonyms),它们有下列特征:它们指称某些程度可变的性质,有充分的层级性(Gradable)可被加剧词(Intensifier)修饰,等等。^[3]而上述反义名词被称作关系对立词(Relational opposites),因为这些词对指称一种共同的关系或属性,但也载明在某一意义轴线上两词所表达的方向背反^[4]。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上述定义的术语来指称这两类意义反对词。

如前所述,反义词的任一项在一般语境中均表其标记性,只是在某些特定语境[如句(3)、(4)]中词对的左项才表现出无标记性。^②

He is (very) tall/short/old/young. (1)

He is a tall/short/old/young man. (2)

How tall/old is he? (3)

He is 2 feet tall/years old. (4)

在这种中和性语境中一般不能用反义词对右项,因为它们的标记性中和不了。

? How short/young is he? (5)

? He is 2 feet short/years young. (6)

对反义词的无标记项进行否定,则意义为其相对的标记项,但对其标记项进行否定,结果产生的意义是表现一种有关范畴的中等程度。^[5]

He is not tall. So he is short. (7)

He is not short,? So he is tall. (8)

① 本文用“标记(性)”来概括(有)标记(性)和无标记(性)。如下文要论述的,语义标记是一个程度量。一个词项如果无标记程度高即表明有标记程度低,反之亦然。

② 当“tall”,“short”等呈比较级形式使用在句中时,它们呈现一种类似于无标记性但实际表示一种相对“高值”的属性,与无标记性不同。

He is not short, (but) nor is he tall. (9)

句(9)解释了为什么句(8)的语义有些怪诞。这种现象表明反义词是有层级性的,并且词对中的两项所占的意义范围是不同的,无标记项的范围大于有标记项。

关系对立词对中的无标记项同反义词对中的无标记项相比整体上似乎无标记性程度较高。前者在一般语境中呈无标记性,同反义词的情况正好相反:

These are dogs. (10)

These are cows. (11)

即这儿的“dogs”和“cows”均只指“狗”,“牛”,而不具体表现它们的性别,因此实际上等于像是概括雌/雄狗,雌/雄牛的上义词。尤其当它们中的一个被否定,而肯定另一个时,情况是如此。

These are not dogs; they are cows. (12)

因为这样对比就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辖下义词关系(Co-hyponymy),使无标记性的上义词词义更为明显。只有当无标记项同相对的标记项同时使用时,前者的无标记性才“还原”为有标记性。

This is a dog/bitch. That's a bitch/dog. (13)

It's not a dog/bitch. It's a bitch/dog. (14)

He bought two dogs and two bitches. (15)

这是因为正常的比较是在同一层面的同质事物间进行的。在这种语境中较为具体的有标记项“逼出”了无标记项中的有标记特性。即使如此,只要无标记意义可以成立,仍先取这一意义。

He bought four dogs. They are all bitches. (16)

He bought four dogs. Two of them are bitches. (17)

而反义词对中的无标记项一般均为表现正的、量多的高值(如:high, long, deep, wide, thick, good)比较规则,从学习角度来说,比较容易掌握。并且其无标记性是表现某种中和得较彻底的属性。

A: 'How old is John?' (18)

B1: 'He's very young; he's only twelve.'

B2: ? 'No, he's very young; he's only twelve.'

句(18)的 B2 之所以不太可接受是因为用“No”来否定问句中的“old”,而“old”在这儿的意义已中和为年令,不必加以否定。然而关系对立词的无标记项则不太规则,有时实现在雌性上,有时实现在雄性上。并且如 Lyons 所说,不同的无标记项的标记程度是不同的,有些无标记程度高,有些低。^[6]因词而异,约定俗成。

That dog is a bitch. (19)

? That cow is a bull. (20)

Can you see those cows over there? (21)

词项“dog”的无标记性程度较高,词义完全等于雌、雄狗的上义词“狗”(句 19),而词项“cow”的无标记程度较低,“cow”多少还带着雌性的意味,因此句(20)有语义矛盾感。但是“cow”的无标记性又允许在句(21)中的“those cows”中夹杂几头公牛,但不能全是公牛。

三

上述两类意义反对词的无标记性在其实现条件上是不同的。反义词对的任一项都有其固有的标记性,除非在一定的语境中词对中某一项的词义可以中和为无标记性,从而该项成为无标记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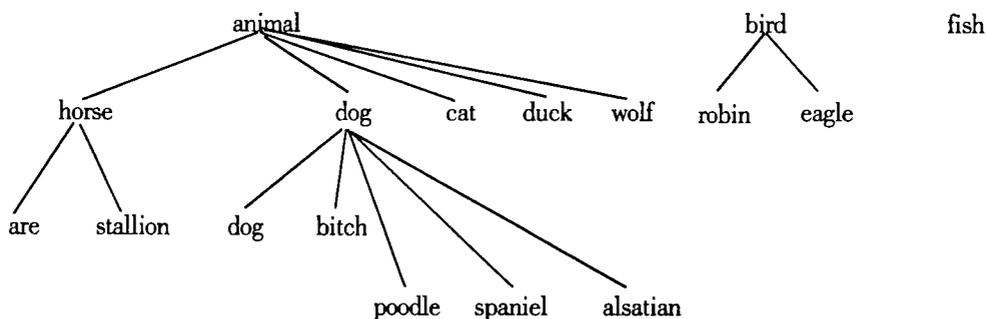
这种中和过程及从有标记性到无标记性顺序同音系层的相应现象相一致:即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为常态,无标记为非常态。与此相对照,关系对立词对中的“dog”、“cow”等(即无标记项)一般表现为无标记性(尽管具体词间有程度差别),只有在与对立方同时使用时,才可能呈现出有标记性。这种现象同前述的反义词和音系层情况正好相反,可以称作“还原”,而与“中和”相对照。这种态势同句法层的情况相一致(例如 S-V-O 为无标记词序,O-S-V 为有标记词序),即语言单位的常态呈无标记性,非常态呈有标记性。

这种差异同认知和文化因素有关。反义词对中的无标记项常是表现正高值的,累积增加的,须努力才能达到的属性。从认知角度来看,这可以解释为这类属性是人们希望得到的,期望中的,缺了即为不正常,因此是正常的属性^[7]。而正常的属性有较大的代表性,意义可较笼统,使用范围(分布)可以大一些。然而关系对立词对的无标记项随意性较大,其有标记意义可指代雌性,或雄性:

cow, duck, hen, dog, tiger, man

这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不同的文化背景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家禽家畜雌的比雄的有功利性,因此人们偏爱雌性,饲养时有意使雌多雄少^[8]。狗最初用于守宅,狩猎;野兽凶悍,均以较好斗的雄性为主;“男人”可以包含“女人”则是反映在语言里的性别歧视。词对中某一项的所指相对说来重要,因此其能指就用得频繁,并常常以此来指称模糊了性别的有关物种,因此成为无标记项。根据这样的思路,在词源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先出现并使用的应该是无标记项,相应的有标记项及无标记项的有标记性是为了表达精确而于其后创造并使用的。

以标记性或无标记性为常态各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反义词从语义成份分析来看语义因子几乎单一,成对的词项义相反。以标记性为常态,语言可以有较多重要的区别性意义成份,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呈现无标记性。修饰性成份的这种特性是交际的需要使然。而关系对立词是多个语义成份的综合体,虽然词对在性别上对立,但却有较多共同语义成份,这就使得这种对立没有反义词那么明显。与此同时,关系对立词对的上义词(其中有些由无标记项担当,如“dog”,有些则有另外的词,如“horse”)有复杂的共辖下义词,(如下图中的“dog”,“cat”,“duck”等)和亚类下义词(如“spaniel”,“alsatian”等):



这样在交际中由于要用尽可能少的信息来对这些物种进行区别(遵循经济原则),结果是除非实在必要,一般趋向于用上义词,而非下义词。于是这类词中的有些词在交际中就取无标记性为常态。换言之,在交际中反义词对的对立是重要的,因此一般必须保留;而关系对立词对的对立并非十分重要,因此一般可以略去。

前面我们论证了两类意义反对词之间及这两类词内部在标记程度上的差异,和在常态时所取的标记状态。从中可以看出语义层的标记性同其他层次的标记性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语义层是精细地表达信息的层次,这儿很多意义区别并非均匀两分,非此即彼,而可能只有量的程度差别,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就是另一个中肯的例子。是无标记性造成了上述两种意义反对词在语义上的不对

称。从下义关系来看,无标记项的词义比标记项的词义宽泛。对这类词进行语义成份分析,则可以发现愈是上义性高,词项的语义成份就愈少。因此运用上述分析法可以将语义无标记项定义为:该词的语义成份数比相应的有标记项少,最多也只和后者一样多。这样至少有了一个可以实证的定义,填补了一个空白。^[9]

就这方面同汉语相比较,不难发现,在反义词方面,汉语的情况同英语的基本一致。在关系对立词方面,由于汉语的构词法特点,分析性较高,语素组合有规律,^[10]因此这方面的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存在(例如,狗:公狗,母狗)。

最后,关于方法论。标记性和无标记性是功能,标记项和无标记项是语言实现手段,前后无一对一实现关系。本文从功能着手,从常态和非常态角度来考察不同的意义反对词,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传统的只谈语言实现手段的“分布”来得更严密和深刻一些。

【参 考 文 献】

- [1] J. Greenberg, *Language Universals* [M],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 Co, 1966; 沈家煊. 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4).
- [2] D. Cruse, *Lexical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4] D. Cruse, *Lexical Semant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04, p.231.
- [5] O. Ducrot, et al,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 1972 (English Translation)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 [6] J. Lyons,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08.
- [7] J. Recki, *Adjectives and Comparison in English* [M], New York: Longman, 1985.
- [8] 沈家煊.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 (4).
- [9] 沈家煊. 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4).
- [10] 张建理. 汉英对比看汉语词汇的易读性[J]. 杭州: 浙江大学学报, 1995, (2).

[责任编辑 陈 双]